

# 开往春天的地铁

崔海波

上下班高峰时段，地铁里大都是背着双肩包或者斜挎包的年轻人，衣着时尚，置身期间，我感觉像是在看一场流动的潮品展示会。前几天在地铁里，看到潮男潮女中有一位中年人很显眼，他身上背着用床单做的巨大包袱，包袱里有几株香樟树苗。我好奇地问他这些树苗作什么用，他说乘火车回河南老家，带几株树苗去种。问答间，我顺手拍了张照片发到朋友圈，马上有人留言说，香樟树是南方树种，河南种不活的。

香樟树是宁波的市树，街头巷尾随处可见，但我对它的了解并不多，只知道四季常绿，做家具不易虫蛀，至于它是否能在中原地区成活，还真没想过。赶紧百度了一下，得知香樟树为“亚热带树种，性喜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不耐寒冷”。就算带到河南种不活也没关系吧，对这位务工人员来说，生命中有一段时光在宁波度过，见到了这一高大的美丽树种，返乡时带几株小树苗一份情怀，也就不留遗憾了。

春天适宜种树，也是赏花的好时光。记得去年2月6日，为防控疫情，宁波地铁全线暂停运营，直到3月9日才全面恢复正常。这一个多月时间里，我感觉整个城市停摆了，大街上车少人稀，走在上下班的路上，像走在一座空城里。人间疫情笼罩，大自然的花草树木依然按照自己的节奏发芽抽枝长叶。翻翻自己去年的朋友圈，3月25日这天发了一组樱花盛开的图片，并配上一行文字：“晨光里，花树下，读书半小时，跳绳2000下。”记得当时，疫情渐趋缓和，生活生产秩序逐渐恢复，我深切感受到往日看似平庸的生活是何等珍贵，在朋友圈里看到别人发的赏花图，突发奇想，何不把晨练安排到樱花公园去呢，边赏花边健身，一举两得。

我的晨练就是跳绳，晴天在楼下的平台里跳，下雨天在自家阳台里跳。那天我特意起了个大早，搭乘地铁3号线在樱花公园站下车，出口就是一树一树盛开的樱花。晨

光熹微，花香阵阵，大自然如此美好，我在公园里走走停停，拍拍照片闻闻花香，然后选择一块木质步道，甩开绳子跳了起来，只一刻钟，就完成了自己既定的2000下目标，比平日常快了五分钟，看看时间还早，又坐在台阶上看了会儿书，然后心满意足地上班去。

昨天中午，太阳淡淡的，惠风和煦，窝在室内太对不起这美好的春光了，于是出去走走。办公楼附近就是地铁鼓楼站，搜了一圈周边

的景点，决定乘坐2号线去日湖公园。出倪家堰站，没走几分钟就是微波荡漾的日湖了。工作日的中午，在公园里休闲游玩的人不多，几块大小不等的空地里，有园丁在栽种郁金香，一问才知道他们来自海曙的栎社和奉化西坞，临时受雇来种花。每天早上，老板派车把他们接到这里，傍晚再送回家，一天工作8小时，报酬是130元，加班的话，每小时20元另算。他们栽种的郁金香都是含苞待放的。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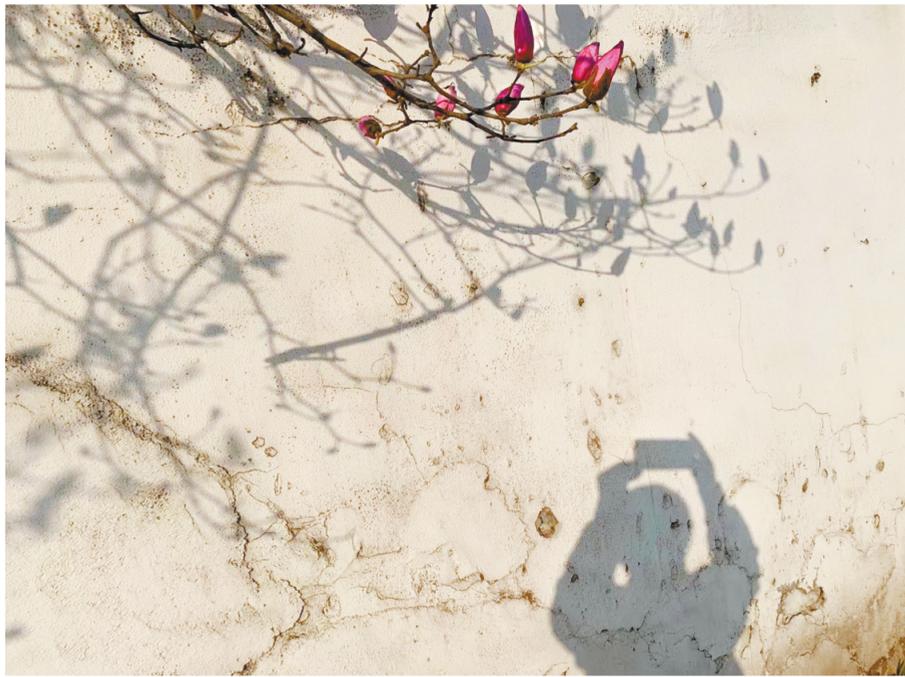
的项目负责人说，这批郁金香是从上海买来的。我发现刚运到的郁金香每一株都种在黑色的培育钵里，外面还套着一只塑料袋。抬眼望去，红的黄的紫的郁金香灿若云霞，像是给大地铺了一层锦绣。我问种花的农民能不能让我拍几张照片，他哈哈笑着说，拍拍拍拍吧，这几天来拍他们种花的人很多，他种了一辈子的地，从来没有这么被关注过。

目前，宁波地铁虽然只开通四条线，但是，搭乘地铁也能游玩很多地方，比如梁祝公园、月湖、慈城等等。记得前年去香港，临行前网购了一本《搭地铁游香港》，香港的每一个地铁站出口处，墙上都标有周边的景点，比如尖沙咀尖东站写着：A出口有九龙公园，B出口有香港历史博物馆，J出口有星光大道和香港艺术馆……

不久的将来，宁波的地铁线路也会织成一张蜘蛛网，到时候，不妨出一本《搭地铁游宁波》，让外来游客人手一本玩转宁波。

## 花前

金静 摄



光从枣树顶上滑下来，到了离地一人高的时候，钟会派人给嵇康送来一头驴。那时候嵇康正在打铁，身子在明明灭灭的炉火中时而直时而弯。来人不说话，把驴拴在那棵枣树上，道一声：“驴，司隶校尉钟大人送的。”便走了。

早年，钟会默默无闻，他写了一些诗想交给嵇康，让他看看。可是嵇康名气太大，钟会有点战战兢兢，他来到嵇康家门口，来来回回地走了几圈，不敢敲门。这时，嵇康听到门外好像有脚步声，问了一句：“谁啊？”钟会一听嵇康回话，胆已散了一半，他将手中的诗稿，“嗖”地往半开半闭的门中扔了进去，撒腿就跑。

过了几天，掌权的大将军司马昭来看嵇康。这个时候，司马昭还是希望收拾一下人心的，他要笼络嵇康这样的精神领袖。要篡夺天下，需要营造一个好的氛围。司马昭说：“中散兄，别来无恙？”嵇康依然打铁，头也不抬。挥着大铁锤，把司马昭的问话打得七零八落。司马昭不恼，还亲切了些，继续问：“嵇兄，最近可有趣闻？”听他这么一问，嵇康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吼了一句：“最近啊，有人偷偷摸摸往我家扔了包驴屎，臭不可闻，此人居心叵测啊。”司马昭本来是想知道打铁文人圈的动静，没想到就找钟会来问，嵇康这话什么意思？骂谁呢？钟会一听，吓

得脸都白了，他想：“嵇康啊，嵇康，你这是要我的命啊！”从此，钟会就把嵇康给恨上了，恨到了骨子里。现在钟会已经是司隶校尉，是司马昭眼中的红人了，他有能力了，他想出这口恶气，因此就给嵇康送去一头驴，至于送驴干吗，你自己去想，你嵇康不是才满天下吗，嘿嘿。

司马昭之前已经请过嵇康好几回了，条件嘛：要官给官，要钱给钱，只要肯出山。可是嵇康全拒绝不来。嵇康的好朋友山巨源，推荐他接替自己的尚书吏部郎一职，结果嵇康给山巨源写了一封信，叫《与山巨源绝交书》。你说，这嵇康又倔又呆，不是驴是什么？

嵇康的生活是很有规律的，早上起来抚琴，弹的自然是《长清》

无需炫耀也已足够炫耀  
这个季节原本属于追忆  
一张一翕，一上一下  
飘荡的人情世故  
有时候比一张纸还薄  
最终滑落的  
是一文不值的眼泪和荣光

清明茶，一种心思  
经过纤巧和粗砺的手  
翻越过崇山峻岭  
一边拒绝着诱惑  
一边撒播着诱惑  
不论阴晴圆缺  
不论风雨如晦  
壶里乾坤再大  
还是无法跃出  
一只杯子的禁锢

在沸腾与滋润之间  
大自然开始呼吸  
吐纳的春光  
浮起又沉落  
像极了一个人  
起伏伏伏的人生

浴火重生后  
把春天的滋味  
蕴藏在一枚  
小小的叶子上

这瓣嫩绿  
浴火重生后  
把春天的滋味  
蕴藏在一枚  
小小的叶子上

## 明前茶

颜翔

多数时候，驴很矜持，半天不发表意见，一点态度都没有。

这天，钟会派的人到了，他见嵇康在和驴说话，仿佛还津津有味，于是就好奇地问：“中散大人，您和驴在说什么啊？”嵇康回答说：“什么都说。”来人嘿嘿笑着说：“中散大人，您对驴这么真诚，难得，难得。”来人不怀好意地恭维过嵇康后，又问：“那么，驴对您说了什么呢？”嵇康站起身来，对着来人慢慢地说：“您还希望，驴能听懂什么？”

来人回去，把嵇康的话说给钟会听。钟会的脸就黑了。钟会把来人的话，说给司马昭听。司马昭的脸也黑了。当然，钟会没说，驴是他送的。

公元263年，大将军司马昭找了个理由，要把嵇康杀了。行刑前，嵇康看了下太阳的影子，知道还来得及弹一曲，他让人把他平时爱用的琴拿来，撩了下长衫，弹起了《广陵散》。曲毕，监斩官低头问了句什么，嵇康回答说：“这首曲子，从此只有马户会了。”监斩官听完喊：斩。

当监斩官把嵇康的话告诉钟会的时候，钟会大喜，立即派人去找马户，可哪有马户，只有那头驴还在嵇康门前的枣树上拴着。

公元264年，钟会死了，死时四十岁，和嵇康一样。钟会是因为造反被杀的，这个时候司马昭想起嵇康的话，他有些后悔了。不过，也就后悔了一会儿。阳光从枣树上滑下来，落到地上，把金色的黄土照得熠熠生辉。然后，天就渐渐黑了。

## 咏春曲一组

戴霖军

春雨

洗罢梅花又洗梨，春山洗过洗春溪。  
痴情最是溪边柳，洗出鹅黄浑不知。

品新茗

新芽一撮觉春深，烹得山泉浅浅斟。  
抛却纷繁外事，炎凉态里看浮沉。

踏青野餐

一晌贪玩午饭迟，饥肠辘辘意痴痴。  
兴来一掬花溪水，半嚼干粮半嚼诗。

钓趣

澄溪烟笼水迥迥，谁许蜻蜓立钓竿。  
挣脱人生名利锁，白云钓罢钓青峦。

桑洲南山赏油菜花

恰宜二月纵诗心，便向南山花海吟。  
此地村民真好客，春风十里送黄金。

题瓶中蜡梅

冰雨经霜未染尘，幽香微吐自清新。  
年年邀至瓶中住，总为心头那片春。

书案上搁着两块门牌，一块是薄薄的铝片，系宁海早期的门牌，已严重氧化，但上面的字迹依然能辨：西山巷30弄7号。另一块搪瓷材质，蓝底白字，手掌一抹，光滑如新，上面的字样是：登后路7号。

这两块门牌，是在老屋被推倒前的最后清理中，我从门楣上小心翼翼取下来的。老屋不在了，留两块门牌做个念想。

旧城改造，老房拆迁，是人类完善居住环境的自然过程。自老屋被圈定为拆迁区后，一直担心父母的居住问题。后来，父母先后终老于自己亲手建造的老屋里。既然父母不在了，“此地空余黄鹤楼”，拆就拆吧。然而，房子被推倒的那一天，我还是不敢去，不忍看到曾经的家，在挖掘机的长臂下灰飞烟灭，毕竟，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记录了曾经的苦与乐。

父亲年轻时一直在各地漂，50岁那年，突然想在县城建一个自己的家。村干部提供了两个地方供父亲选择，一是西门外动配厂边上的五间地块，就是现在西门环岛这一带，另一处便是小南门的三间地块。西门外偏僻冷清，父亲选择了小南门，觉得三间房子足矣。俗话说，有吃没吃，三间朝南屋。

那是物资相当匮乏的年代，房子建成后像个亭子，四壁皆空。我用竹片做成两张篱笆，权当大门，门上用粗钢丝做了两个环，与横杠上的铅丝环相扣，竟也能上锁。地面是用蚶灰渣和黄泥搅拌后铺就的，记得当时夯地时手掌都磨出了血泡。几年后，东西两间房的隔墙是黄坛的其军帮忙打上的。参加工作后，我每天中午叫同事一起去南门外大溪里拉石头，终于把堂前和道地浇成了水门汀，后来，东西两间又铺上了木地板。大约在1996年吧，我在东首的小屋里装上抽水马桶，就此免去了母亲每天早上去公厕倒痰盂的烦恼。

道地的西首有个小花坛，父亲每年都要种上天萝（丝瓜）。当天萝藤爬上围墙头时，父亲就叫我掰天萝绳。我寻来一些废旧电线，把道地上空布置成“天罗地网”。夏日回家，道地顶上一片绿荫，遮天蔽日，一根根天萝悬在那里。天萝太多，父母吃不完，就送给邻居，我们回家时也会带上一些。

砖木结构的房子密封性差，每

到冬天，母亲就叫我给她的房间糊纸。我找些挂历，一张张不厌其烦地糊，糊得严严实实，直把母亲的房间装扮得像一个展厅。那些挂历有风光有建筑，也有人物，看上去好不热闹。

每逢清明、七月半、八月十六或过年等特殊日子，堂前总会摆出大小两张桌子，大人坐大桌，小人坐小桌。尤其是过年，全家十几口从大年三十一直要吃到上班。吃完年夜饭，父亲总会生一炉火，大家围着火炉先聊家常，后打麻将，经常通宵达旦。每次的输赢结果记录在堂前的年历上。母亲爱打麻将，为了多一个搭子，就手把手地把我们一个个教会。与父母一起打麻将，总是希望他们赢，看到他们桌前的筹码越来越少，我就暗自心急；他们和了一副大牌，我会陪着他们开心。有时，我们手“烂”，输多了，母亲也会心疼，仿佛她自己输了一般。当然，如果他们输多了，我们会把钱还给他们，虽然他们嘴上说愿赌服输，但也不会坚决拒绝。

堂前里办过最热闹的事，是父亲的六十大寿。那时，我虽像24岁了，但青涩得像一枚傻蛋，不会敬酒，也不懂敬酒——前者没学会，后者不喜欢。那晚，堂前壁挂一幅潘兄画的仙女献桃园，六尺整张的大幅，在上额留白处，我录了郑板桥的联句：常如作客，何问康宁？但使囊有余钱，瓮有余酿，釜有余粮，取数页贡心旧纸，放浪吟哦。兴要阔，皮要顽，五官灵动胜千官，过到六旬犹犹少。阖门和堂前屋柱上张贴着大红寿联，我用金粉书写的，图个吉祥。那晚，我们光棒乐队的人都前来祝寿，会乐器的都带了家什，二胡、小提琴、吉他、笛子、手风琴、单簧管、沙球……堂前里挂着两盏200支光的灯泡，灯火通明，左右邻居都起来看热闹，堂前和道地站满了人。父亲平日里几乎不唱歌，那晚，在大家的“逼迫”下，开口唱了一曲《北京的金山上》，一点都没走调。

2021年1月11日，下班后去看了被拆的老屋，踏上碎砖残瓦的那一刻，内心还是有些许伤感。老屋已经夷为平地，躺在夕阳的余晖里，掏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和一段视频，发在朋友圈里，感叹：曾经的家，我青春的出发地，一个心念念的地方，已是一片废墟。

瓮有余酿，釜有余粮，取数页贡心旧纸，放浪吟哦。兴要阔，皮要顽，五官灵动胜千官，过到六旬犹犹少。阖门和堂前屋柱上张贴着大红寿联，我用金粉书写的，图个吉祥。那晚，我们光棒乐队的人都前来祝寿，会乐器的都带了家什，二胡、小提琴、吉他、笛子、手风琴、单簧管、沙球……堂前里挂着两盏200支光的灯泡，灯火通明，左右邻居都起来看热闹，堂前和道地站满了人。父亲平日里几乎不唱歌，那晚，在大家的“逼迫”下，开口唱了一曲《北京的金山上》，一点都没走调。

2021年1月11日，下班后去看了被拆的老屋，踏上碎砖残瓦的那一刻，内心还是有些许伤感。老屋已经夷为平地，躺在夕阳的余晖里，掏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和一段视频，发在朋友圈里，感叹：曾经的家，我青春的出发地，一个心念念的地方，已是一片废墟。

## 老屋两块门牌

赵安炉

散文诗

## 映山红

林俊燕

一朵花开的声音能带响一片树林。我已早早听见你款款而至的脚步……

无需拥抱，无需长时间握手，只要平静地相见，因为你我眼睛都有一个深邃的爱之潭，足以让思绪风起云涌，足以让想象山高水长……

盛开于三月的花朵，有的是惊醒冬天的光辉和震醒寒冷的鲜妍，还有展开未来的动人景象，犹如小时候，我们沾着泥土的手，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远远地伸着……

花开高处，使天空更加辽远，使山坡更加饱满，无论凝视，还是一瞥，我与你的每一次遇见，都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于是，那片天空荡漾着感动，那片山坡充盈着温暖，那片花朵张举着纯洁，张举着完整的春天。

带着泪滴的重量，我梦中千百

次去看你。你是一位早夭的少女，一位叫人怀念不已的先人，抑或是位连墓碑也没有的英雄，爱与痛几许捆绑了春天来临的一个黎明……

我依然揣着那份芬芳四溢的奢望，将你无数次地打开又合上，无数次地合上又打开，尽管湛蓝的天空就在我的头顶，风的河流流过我天堂，我还是放心不下。我依然是你的倾听者，总是在如歌的幻想中，听你那温柔切切的灯火，将我的路照得通明；总是在你的叙述又一次临近时，听你那再次生长的故事在醉人的春光里迎风招展……

花朵围拢来，花朵压过来，看呐，兴奋的花朵，微笑的花朵，歌唱的花朵，奔走相告的花朵，像少女的裙裾，像喇叭的鸟群，数不清，赶不走。满满的枝头，满满的心，在风中筑起誓言：年年叶绿，春春花开，时时枝长。